陪伴了59年的电报大楼营业厅正式停业

别了,电报时代

骑着自行车的小伙儿,穿梭在四九城纵横交错的胡同里,老远扯着嗓子喊上一声“谁谁家有电报”,惊醒一众街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报曾是亲人间沟通的“鸿雁”,位于西单的北京电报大楼内彻夜响动着嘀嘀嗒嗒的电报声。服务了近一个甲子后,2017年6月15日,北京电报大楼一层的联通营业厅正式停业,唯一一个电报业务窗口也搬迁至北京长话大楼。

为电报业务服务了59年的北京电报大楼一层营业厅已于6月15日正式宣布停业,唯一一个电报业务窗口将搬迁至位于西直门复兴门内大街的北京长话大楼,原来的电报大楼则将被改成中宣部的对外发布厅。位于西长安街11号的北京电报大楼,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综合通信枢纽,一层的联通营业厅也是此前北京唯一一个能发电报的地方。

A 电报大楼营业厅人去楼空

6月15日上午8点40分,记者来到位于西单电报大楼的联通营业厅。营业厅大门紧闭,透过旋转玻璃门望去,大厅里已经人去楼空,废弃的物料散落在地上,显得比较凌乱。现场已经看不出哪里是原来的电报业务窗口,只有门口的业务指示牌上写有“电报业务”这项服务。

营业厅大门上,贴着一张“敬告客户”公告。公告表示,电报大楼因装修改造,营业厅业务于6月15日关闭,营业厅所有业务将调至长话大楼营业厅。客户要办业务的话,可以去长话大楼营业厅,也可以去西单营业厅或金融街营业厅。公告上附有这三家营业厅的地址、营业时间和电话。

6月15日上午9点半左右,记者来到中国联通长话大楼营业厅,询问现在是否能发一封生日电报,需要多少费用。一位女业务员告诉记者,电报机和报务员暂时还没有从电报大楼搬来,这两天还办不了电报业务。这位业务员说,她也不清楚发电报的费用。她建议记者下周一或周二再来问问,那时电报机可能就搬来了。

有关负责人表示,虽然营业窗口搬迁至长话大楼,但电报机和三位发报员仍将坚守在电报大楼工作,市民可前往复兴门长话大楼办理发电报相关业务。

B 从一月300万份到无人问津

几天前,记者探访了尚在营业的北京电报大楼。大楼一层的营业厅内并不忙碌,整个大厅不过五六个业务窗口,顾客也不多。相比其他人,办理电报业务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十分悠闲。她告诉记者,如今来发电报的人已特别少,有时候一天都没有一个顾客。“有的人心血来潮来发电报,也是图个新鲜好玩。”

鼎盛时代,北京个人电报业务量最多时每月超300万份。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电报作为重要的通信手段,最高峰时电报大楼一天的收发报量达到10万余封。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得知消息的人们不约而同涌向了电报大楼,两三天时间发往唐山的电报,就从几十封突增到上万封,工作人员甚至用麻袋存放电报。那是白何廷进电报大楼的第一年,他这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人。

得知北京电报大楼停业的消息,许多老“电报人”纷纷以不同的方式纪念着“电报时代”的结束。

“7193 1032 1129 2869 3602……”一位网名为“大快活兔”的老电报人在微博上发出了一串电码,纪念他热爱的电报事业。这串代码所代表的是:吾于1982年入职北京电报局,目睹35年变迁,时代变革天翻地覆,无以言表,故以此纪念。这也是老人对过去岁月的一种告别,用发给自己的最后一封电报。“电报大楼营业厅今天开始关闭了,作为一个老电报人,只有以此纪念了。

6月14日,不少老“电报人”都回来看看自己工作过的地方,拍照留念。“我大学毕业后就在这儿工作,那时真是特别忙,我们能坐整整六个小时不起来上厕所。”一位女士回忆。

年过七旬的张老太见证了电报行业的鼎盛时期。“上世纪80年代,你要是从这楼下路过,听到的都是发报的声音。”她回忆,当时负责国际电报业务的有200多名员工,负责国内电报业务的有400多名员工,“投递员都有一百来人”。

张老太印象最深的是电报大楼的钟声。“我们行政部门都是准点儿上班。上班钟声最后一声,我们就必须坐到位子上;下班时一听大钟响了第一声,就赶快冲出去。”如今电报业务几近消失,她也并不沮丧,说是顺应了时代潮流,“但我希望不管过多久,不管以后用作什么用途,都一直能叫它电报大楼,让人们能知道那段历史。”

C 曾经是长安街边最高建筑之一

在一堆繁华的商业楼宇中,样式有点儿古旧的北京电报大楼,依旧是那么雄壮、威严,101米长、73.37米高的楼体四方端正,楼上正中间的四面塔钟,使大楼俯视为“山”字形。

解放初期,因为国家通信需要,1952年由北京电信局提出申请建电报大楼。大楼于1956年5月正式动工,三年后电报大楼正式建成投产,主体共6层,成为国内第一个国际国内通信枢纽,也曾是亚洲最大的电信业务综合营业厅。

电报大楼一带原为双塔庆寿寺。据《元一统治》记载,双塔寺始建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公元1186年),在金朝时,是庆寿宫,元代改成“大庆寿寺”,寺庙占地较大,寺庙西南位置,有两座砖塔,百姓俗称为“双塔寺”。

1955年规划西长安街扩建时,规划部门决定拆除双塔寺。建筑学家梁思成考虑到双塔寺建筑价值很高,希望在拆除双塔寺遗址时,把双塔保留下来,并进行绿化,形成一个环岛的效果,成为一个街心公园。梁思成的建议未被采纳,双塔于1955年被拆除。

当时的公开资料常说这幢大楼是由四位苏联专家指导设计的。但实际上,这幢大楼是由中国“本土”建筑设计师林乐义主持设计的。1916年出生于福建南平的林乐义,曾担任中央设计院总建筑师,建筑工程部北京工作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等职务,首都剧场,电报大楼,青岛一号工程,北京国际饭店等,都是他的作品。

在1993年第55期《建筑师》杂志上,严星华回忆了与林乐义总建筑师一起在设计院设计电报大楼的情景:

“他是当时院的总建筑师。他对电报大楼设计构思上有不少独特的想法,在立面造型处理上下足功夫,做到新而端庄,对窗户的变化一再推敲,非常讲究韵律。室内设计简洁、明快、讲究建筑空间效果。所以从室外到室内,从平面到立面完全以崭新面貌出现。”

“当时大家对电报大楼的评价,是认为他的设计打破了过去对这一类建筑的常规做法。他重视对建筑细部处,不论室内或室外,他决不放弃每一细小部位。建成后我多次参观,感到在50年代有这新颖的设计,真是可贵,直到现在,经过几十年的电报大楼仍是不朽之作,可以经得起人们推敲。”

自建成起,每一封从全国各地发出的电报,都要先经过电报大楼才能转到地方,电报章上镌刻的“01”编号,就是大楼“老大哥”地位的身份象征。

很多老人的记忆中,在邮局寄信时,曾经使用过两张邮票,一张是4分钱本市平信邮资白底绿色图案的电报大楼邮票,另一张是8分钱外埠平信邮资的白底红色图案的电报大楼邮票。虽然这套编号为“纪56”的“北京电报大楼落成纪念”的纪念邮票存世已经很少,但给了当年全国人民很深刻的记忆,在邮票发行时代,大多数外地居民一生难有机会来趟北京,难以见到真正的电报大楼,但随着雪片般飞扬的家书的邮递,北京电报大楼的雄伟英姿早已深入那个时代人们的记忆。

当然,对北京人来说,在长安街上矗立了半个多世纪的电报大楼,最令人熟悉的还是响彻北京城的楼顶钟声——《东方红》。这是当年由周总理亲自选定的乐曲。起初是准备了两首曲目,一首是《赞美新中国》,另一首是《东方红》。在电报大楼落成初期,这两首报时曲是交替使用的,而在20世纪60年代,就只使用《东方红》了。

60年代初时每天24小时整点都报时,后来为了避免夜间扰民,改为每天早晨七点至晚上十点间报时。

“满街的自行车车铃声,国营商店售货员的应答声,电报大楼上震耳欲聋的《东方红》整点报时乐曲,这是几十年前的北京最朴素的声音。”从小住在西单、听着钟声长大的市民周先生告诉记者。

D 内容最多的是“病危速归”

这么多年,电报大楼的一层营业厅内,也只在入门处一个不足2平方米的工作间,留着唯一的一台第三代电报通讯机和一本1990年印刷的《标准电码本》,用于发报业务。因为翻看的年份太久,电码本已经缺边断角,用胶带仔细地粘贴过。

一般的家庭,如果不是遇到大事要事,也不舍得发电报。“在大家的印象里,电报是按字收费的,早年只有在急事儿的时候,才会使用这种高消费方式。”老发报员告诉记者,如今每个字0.14元的电报,对任何家庭都早已不是负担;但由于现在通讯手段很发达,电报业务已经大幅萎缩,有时候一天也发不出去一份电报。而且,在电报类型上,过去的鲜花电报、礼仪电报、加急电报都已经被取消,只剩下普通电报一种。发电报的,主要是为了体验和纪念的年轻人。

“如果一切顺遂,很少有人会想到发电报,所以,有的人家就怕听到外面喊‘谁谁谁家有电报’,因为上面可能就写着如‘父病危速归’这样的坏消息。”市民周先生向北京晚报记者回忆道,每次送电报的摩托车经过胡同大院,街坊们老远都能听到喊声。

“那时家家户户最怕听到的话就是‘谁谁家,有电报’,但又希望听到报平安的消息。”当时,唐山的情况只能通过传到北京的电报来了解,整栋电报大楼将近900名报务员分成了4拨倒班,一连好几天,整栋大楼灯火通明,从未中断。

E 电报的时代终究过去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有线电话、移动手机、互联网技术等飞速发展,电报业务也渐渐被人遗忘。

如果你推开收发报室的门,通常只看到3位老报务员仍守着发报机工作。他们是北京最后的3位报务员,资历最老的白何廷已经到了退休年纪。

干了40年,白何廷每听到一个汉字,就能条件反射般地顺畅说出对应的4个阿拉伯数字代码,“不敢说每个汉字的电码都记得,但基本上没差”。“电报有多少字,你得一个不少地数出来。从发报人把电报内容递给营业员,再到营业员转给报务员,最后把电报发出去,中间有20多道工序,人为看错或者打错字不说,机器指不定哪块儿因为电压不稳,出现变字。”白何廷说。

“以后就没有报务员这个岗咯。”白何廷说这话时,像是在叹息,又像带着看透世事变迁后的豁达爽朗。

曾经从白何廷双手下集散的电报形形色色,数以万计,有来自党政军机关的机密,也有来自新华社的社论,更多的则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可现在,还会走进电报大楼发电报的人,只剩下几个熟面孔了。“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发的是个情怀,一般人哪儿还用这个。”

曾经,电报是亲人间沟通的“鸿雁”,一个甲子过去,如今手机、网络技术发达,传统电报毫无疑问地被淘汰,它的时代终于过去。

可是总让人怀念,那个什么都慢的年代。

综合《北京晚报》《北京日报》《环球人物》等